

屠格涅夫选集

田大畏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北京

目 次

绳在细处断	1
食客	55
单身汉	135
贵族长的早宴	243
村居一月	287
译后记	438

绳 在 细 处 断

独 幕 喜 剧

登 场 人 物

安娜·瓦西里耶夫娜·利巴诺娃 女地主，四十岁。

薇拉·尼古拉耶夫娜 利巴诺娃的女儿，十九岁。

M-lle Bienaimé^① 女伴兼家庭教师，四十二岁。

瓦尔瓦拉·伊万诺夫娜·莫罗佐娃 利巴诺娃的亲戚，四十五岁。

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斯坦尼岑 邻居，二十八岁。

叶夫根尼·安德烈伊奇·戈尔斯基 邻居，二十六岁。

伊万·帕夫雷奇·穆欣 邻居，三十岁。

丘哈诺夫大尉 五十岁。

管家。

仆人。

剧情发生在利巴诺娃太太的庄园里。

〔台上是一间阔地主家里的前厅，正面是饭厅的房门，右面是客厅的房门，左边是通往花园的玻璃门。沿墙挂着一些画像；舞台前部摆着一张放满了

① 法语：比安奈梅小姐。

杂志的桌子；一架立式钢琴，几把圈椅；在靠后一点的地方有一张台球台；墙角有一座大挂钟。

戈爾斯基（上）一个人都没有？这更好……几点钟了？九点半。（想了想）今天是决定性的一天……是的……是的……（走到桌边，拿起一份杂志坐下）新历四月三号的《Le Journal des Débats》^①，现在可是七月了……嗯……让我们瞧瞧有什么新闻……（开始读报。穆欣从饭厅里出来。戈爾斯基急忙扭头去看）哎呀呀……穆欣！哪股风把你给吹来了？什么时候到的？

穆欣 昨天后半夜。我昨天下午六点钟就从城里出发了。我的车夫迷了路。

戈爾斯基 我还不知道你跟Madame de Libanoff^②认识呢。

穆欣 我也是头一回。和您说的这位Madame de Libanoff，我是在省长举行的舞会上经人介绍才认识的；我跟她的女儿跳过舞，并且荣幸地受到了这位太太的邀请。（看看周围）她家的房子可真不错！

戈爾斯基 敢情！全省头一份。（给他看《Journal des Débats》）你瞧，我们这里还订了《电讯报》呢。好，不说笑话了，她们家里生活得着实不错……是俄国乡间生活与法国的vie de château^③的愉快的混合……你自己会看到的。女主人……是位寡妇，而且很有钱……女儿嘛……

穆欣 （打断戈爾斯基的话）女儿非常可爱……

① 法国报纸《争论报》。

② 法语：利巴诺夫夫人。这种称呼有显示贵族身份的意味。

③ 法语：城堡生活。

戈尔斯基 啊！（稍微停了一下）是的。

穆欣 她叫什么名字？

戈尔斯基 （庄重地）她叫薇拉·尼古拉耶夫娜……她有一份相当可观的陪嫁。

穆欣 喂，这对于我倒无所谓。你知道，我不是来求婚的。

戈尔斯基 不来求婚，可是（上下打量他）一身新郎官的打扮。

穆欣 怎么，你别是在吃醋吧？

戈尔斯基 瞧你说到哪儿去了！咱们还是坐下来聊聊吧，趁着女士们还没有下来喝早茶。

穆欣 坐倒愿意坐坐，（坐下）可是聊天得过一会儿……你还是先用三言两语对我说，这个家庭怎么样，这家里的人怎么样……你可是这儿的老住户啦。

戈尔斯基 不错，不错，先母在世的时候就跟利巴诺娃太太足足地闹过二十年的别扭……我们两家老早就认识的。我在彼得堡的时候去过她家，在国外也有过来往。你想知道这家人怎么样——好的。Madame de Libanoff（她的名片上就是这样写的，还加上一句née Salotopine^①）……Madame de Libanoff 是一个善良的女人，自己活，也让别人活。她不属于上层社交界，但是在彼得堡也不是默默无闻的人；蒙普列日尔将军每次来京城，总是住在她家。她的丈夫死得早，不然的话，她八成也进了上层社交界的圈子。她的举止得体，只是有点感伤和任性；在待客方面，象是很随便，又象是很亲昵，总之没有那种，你知道，真正的风度……但是至少她这个人不爱大惊小怪，不爱拿腔拿调，不爱说长

① 法语：娘家姓萨洛托平娜。

道短，这就很值得感激的了。持家有方，产业是亲自经营的……颇有经济之才！有个亲戚在她家寄居——此人叫莫罗佐娃，瓦尔瓦拉·伊万诺夫娜，倒是一位体面的女士，也在守寡，只不过很穷。我疑心这是一个很凶的女人，跟狮子狗一样。我敢肯定她对她的女恩人是恨之入骨的……但世界上什么样的事没有呢！家里请了一个法国家庭女教师，给她们端茶倒水，整天唉声叹气地思念着巴黎，喜欢听 *le petit mot pour rire*①，再就是懒洋洋地翻着白眼望天……土地丈量员和建筑师们正跟在她后面打转；但是因为她不会打牌，而朴列费兰斯②必须三个人打才好玩，所以专为这个又养活一个破了产的退伍大尉，叫做丘哈诺夫的家伙，表面上是个大胡子武士，实际上是条哈巴狗，马屁精。这几位都是从来不离家门的，但是利巴诺娃太太还有很多别的朋友……一下说不全……对了！有个三天两头来的客人我都忘记说了，古特曼医生，卡尔·卡尔雷奇。人很年轻，漂亮，留着丝绒一样的络腮胡子。他对自己的本行是一窍不通，可是吻起安娜·瓦西里耶夫娜的手来却是情深意长的……安娜·瓦西里耶夫娜对此也并非不愉快，而且她的手确实是不难看的，稍嫌肥厚，但洁白如玉，指尖向上翘着……

穆欣（忍耐不住）可是你怎么一句也不说到女儿？

戈尔斯基 你等一下呀。我是把她留到最后讲的。不过，关于薇拉·尼古拉耶夫娜我能对你说什么？真的，我不知道。一个十八岁的姑娘，谁能说得清楚？她象刚酿的酒一样，还处

① 法语：风趣的话。

② 一种类似桥牌的扑克牌游戏。

在发酵的过程。但是她将来必定能成为一名出色的妇人。她细致、聪明、有个性；她有一颗多情的心，有极强的生活欲望，并且是一个绝对的利己主义者。她很快就会嫁人。

穆欣 嫁给谁？

戈尔斯基 我不知道……反正她不会当老姑娘。

穆欣 那自然罗，财主家的小姐……

戈尔斯基 不，不是因为这个。

穆欣 那是为什么呢？

戈尔斯基 是因为她懂得了，女人的生活是从结婚的那一天才开始的，而她需要生活。喂，告诉我……现在几点了？

穆欣 （看表）十点……

戈尔斯基 十点……噢，这么说我还来得及。我告诉你，我和薇拉之间，现在进行着一场激烈的搏斗。你知道我昨天早上为什么要不顾一切地赶到这儿来？

穆欣 为了什么？不，我不知道。

戈尔斯基 是因为有个年轻人今天要向她求婚，这个人你认识。

穆欣 是谁？

戈尔斯基 斯坦尼岑。

穆欣 弗拉基米尔·斯坦尼岑？

戈尔斯基 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斯坦尼岑，退役近卫军中尉，我的好朋友，而且是个顶不错的小伙子。你自己想想看吧：是我亲自把他带进这个家门来的。岂止带进来而已！我带他来，就是为了作成他和薇拉·尼古拉耶夫娜之间的好事。他是一个温良、谦恭、才智不高、生性疏懒、不爱出门的人：是一个再好不过的丈夫。薇拉对这一点心里也是有

数的。我作为一个老朋友，希望他们幸福。

穆欣 于是你就赶到现场来充当你的 protégé^① 的好事的见证人罗？

戈尔斯基 恰恰相反，我这儿来是为了破坏这段姻缘。

穆欣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戈尔斯基 哼……事情似乎是很清楚的。

穆欣 莫不是你自己想娶她？

戈尔斯基 不，我不想；可是也不想让她嫁人。

穆欣 你爱上了她？

戈尔斯基 我不这么认为。

穆欣 我的朋友，你是爱上了她，又怕说出来。

戈尔斯基 瞎说！我可以把一切都告诉你……

穆欣 哦，你要向她求婚……

戈尔斯基 哪有的事！我根本不想和她结婚。

穆欣 你的嘴很严——佩服。

戈尔斯基 不，你听我说；我现在是推心置腹地和你谈话。事情是这样的。我知道，我拿得准，如果我向她提出婚事，她会选择我，而不会要你我都认识的那位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至于她的母亲嘛，在她眼里，我和斯坦尼岑同样都是满不错的女婿……她是不会反对的。薇拉以为我钟情于她，同时她又知道，我害怕结婚，甚于害怕烈火……她想战胜我心里的这种胆怯……所以她在等待着……但是她不会久等。并不是由于她担心失去斯坦尼岑：这个可怜巴巴的孩子被爱火烧得都要象蜡烛一样融化了……她之所以不会再

① 法语：受保护者。

等下去，另有原因！她开始在摸我的底细了；这个厉害的丫头！她开始对我产生了怀疑！说实在的，她也害怕把我逼得太紧了，可是另一方面，她想彻底弄明白，我究竟……我究竟有什么打算。就因为这个，我跟她在激烈地斗法呢。可是我感觉到，决定胜负的一天就在今朝了。是让这条小蛇从我的手心里溜走呢，还是我自己被咬死呢。不过我还没有失去希望……我今天也许会逢凶化吉、柳暗花明！只有一件事有点麻烦：斯坦尼岑现在是一往情深，吃醋和生气之类的举动全做不出来。成天嘴巴笑咧咧的，眼神甜腻腻的。他可笑到极点，可是现在光靠说几句嘲笑他的话是不能取胜的……需要拿出柔情。我昨天已经这样开了个头。而且，你说怪也不怪，我一点也不觉得勉强。我自己也不理解自己是怎么了，天地良心。

穆欣 你怎么开的头？

戈尔斯基 是这样。我对你说过，我昨天相当早就来了。斯坦尼岑的打算我是前天晚上知道的……是怎么知道的？这不必多说……斯坦尼岑这个人既轻信又多话。我不知道薇拉·尼古拉耶夫娜对于她这位崇拜者要向她求婚的事是不是有所预感，——在她完全可能，——只是她昨天显得有点特别地观察着我。你想象不到，即使对于一个曾经沧海的人，这样一双年轻而聪慧的眼睛射出的洞察一切的视线，也是多么难以忍受，特别是当她把眼睛稍微眯缝着的时候。我的态度的变化可能也使她感到吃惊。我一向以一个玩世不恭的冷血动物著称，我对此评价欣然接受：有这样一个名声，可以生活得轻松些……但是昨天我不得不扮作一个满怀愁绪的多情种子。何必说谎呢？当时我真的体验到一点

激动，我的心自然而然地变得柔软了。穆欣，我的朋友，你知道我这个人：即使在人生最美妙的瞬间，你知道，我也不能停止冷眼旁观。而薇拉昨天的表现，则足以使我们这类观察家为之倾倒。她沉溺于一种强烈的感情，如果这不是爱情——我不配得到这个荣耀，——至少也是一种好奇心吧。她感到害怕，感到缺乏自信，她自己也不理解自己是怎么啦……所有这一切都那么令人怜爱地反映在她那娇嫩的小脸上。我全天没有离开她一步，到了傍晚，我觉得我开始不能自持了……哦，穆欣！穆欣，长时间地抚近少女的柔肩，闻到少女的呼吸——真是太危险的事情！黄昏降临的时候，我们走进了花园。天气好得出奇……空气中有一种难以形容的静谧……Mademoiselle Bienaimé 举着蜡烛走到凉台上：那火苗儿丝毫不闪动。我们两个人在离这座房子不远的地方，踩着小道上柔软的细沙，沿着池塘的边缘，走了很久很久。在水面上，在天空中，星星悄悄地眨着眼睛……既宽宏大量又小心谨慎的 Mademoiselle Bienaimé 站在高高的凉台上留意着我们的行踪……我向薇拉·尼古拉耶夫娜提议坐到小船上。她同意了。我开始划船，把船悄悄地划到这片不大的池塘的正中……“Où allez vous donc？”①传来了那位法国女人的声音。“Nulle part，”②我大声地回答，一面收起了船桨。“Nulle part，”我小声地加了一句……“Nous sommes trop bien ici”③。薇拉垂下视线，微微一笑，使用阳伞的尖头在水面上划起道

① 法语：你们要到哪里去呀？

② 法语：哪儿也不去。

③ 法语：我们在这儿就很好。

儿来……甜美的、若有所思的微笑使她的孩子般的面颊变得浑圆了……她想说什么，但仅仅发出了叹息，可神情却是那么快乐，就象孩子们叹气的样子。嗯，我还要告诉你什么？我那些戒备啦，打算啦，观察啦，全都被我抛到了九霄云外，我又幸福，又傻气，我念诗给她听……千真万确……你不信？喂，千真万确，念了，而且是以颤抖的声音……吃晚饭的时候，我坐在她身边……是的，这一切都非常好……我的事情办得很顺利，如果我想要结婚的话……但是问题恰恰在这儿。你哄不了她……哄不了的。有人说女人是斗剑的好手。薇拉手里那把剑，你别想把它打掉。不过，不管怎么说，我度过了一个美妙的黄昏……你怎么想起心事来了，伊万·帕夫雷奇？

穆欣 我吗？我在想，如果你并不爱薇拉·尼古拉耶夫娜；那么，你或者是个大怪物，或者是个极端自私的人。

戈尔斯基 也许，也许，可是谁不……嘘！来人了……Aux armes! ①我希望你的嘴巴紧一些。

穆欣 哦，那当然。

戈尔斯基 （看了看客厅的门）啊！Mademoiselle Bienaimé……总是头一个……这是出于无奈……茶等着她去倒。

〔M-lle Bienaimé上。穆欣起身行礼。戈尔斯基向她走去。〕

Mademoiselle, j'ai l'honneur de vous saluer. ②

M-lle Bienaimé （悄悄向饭厅走去，不时皱着眉头看看戈尔

① 法语：拿起武器！

② 法语：小姐，我荣幸地向您致敬。

戈尔斯基) Bien le bonjour, monsieur. ①

戈尔斯基 Toujours fraîche comme une rose. ②

M-lle Bienaimé (作恣地) Et vous toujours galant. Venez, j'ai quelque chose à vous dire. ③ (和戈尔斯基一起走进饭厅)

穆欣 (独自一人) 这个戈尔斯基真是个怪人! 谁让他把心里话告诉我的? (踱步) 嗯, 我来这一趟可真有事做了……如果可能的话……

〔通花园的玻璃门猛地打开。身穿白色连衣裙的薇拉走了进来。她拿着一朵鲜艳的玫瑰。穆欣回头看到她, 慌忙行礼; 薇拉迷惑不解地停住脚步。〕

您……您认不出我来了……我……

薇拉 哎哟! Monsieur……Monsieur……穆欣, 我可真的没有想到……您什么时候来的?

穆欣 昨天后半夜才到……谁想得到, 我的马车夫他……

薇拉 (打断他) 家母一定会很高兴的。我希望您这次能在我们这儿住两天吧……(往四处张望)

穆欣 也许您在找戈尔斯基……他刚刚离开。

薇拉 您为什么认为我在找戈尔斯基?

穆欣 (有点慌乱) 我……我以为……

薇拉 您和他认识?

穆欣 很久了; 我们共过事。

薇拉 (走到窗口) 今天天气真好!

① 法语: 日安, 先生。

② 法语: 祝您永远象玫瑰一样鲜艳。

③ 法语: 祝您永远风度翩翩。来, 我有话对您说。

穆欣 您在花园里散过步了？

薇拉 是的……我很早就起来了……（看看自己的裙子下摆和皮鞋）这么大的露水……

穆欣 （带着笑容）还有您的玫瑰，您瞧，也沾满了露水……

薇拉 （看玫瑰）是的……

穆欣 请允许我问一句……这花，您是为谁掐的？

薇拉 什么叫做为谁？为了我自己。

穆欣 （意味深长地）啊！

戈尔斯基 （从饭厅里出来）想喝茶吗，穆欣？（看见薇拉）您好，

薇拉·尼古拉耶夫娜！

薇拉 您好。

穆欣 （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匆匆地对戈尔斯基说）茶准备好了？嗯，那我就去吧。（走进饭厅）

戈尔斯基 薇拉·尼古拉耶夫娜，请把手伸给我呀……

〔她默不作声地把手伸给他。〕

您这是怎么啦？

薇拉 叶夫根尼·安德烈伊奇，请您告诉我，您的新朋友，Monsieur穆欣，蠢不蠢？

戈尔斯基 （迷惑不解地）我不清楚……听说不蠢。可是您提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

薇拉 您和他是好朋友吗？

戈尔斯基 认识而已……可是怎么……莫非他对您说了什么？

薇拉 （急忙地）没有……没有……我随便问问……多么美丽的早晨！

戈尔斯基 （指玫瑰）我看到，您今天已经散过步了。

薇拉 是的……Monsieur……穆欣已经问过我这朵玫瑰是为

谁掐的。

戈爾斯基 那么您是怎么回答他的？

薇拉 我回答他说，是为了自己。

戈爾斯基 这朵花您真的是为自己掐的？

薇拉 不，是为您。您瞧，我是直言不讳的。

戈爾斯基 那就请您把它给我吧。

薇拉 现在不行了，我只好把它别在腰带上或者送给 Mademoiselle Bienaimé 了。瞧这多有意思啊！也活该。谁叫您不头一个下楼来的。

戈爾斯基 我下来得比谁都早。

薇拉 那为什么我头一个遇到的不是您。

戈爾斯基 这个讨人嫌的穆欣……

薇拉 （斜眼看了他一下）戈爾斯基！您在跟我要花招。

戈爾斯基 怎么……

薇拉 嗯，我以后再向您证明这一点吧……现在我们去喝茶。

戈爾斯基 （留住她）薇拉·尼古拉耶夫娜！听我说，您是了解我的。我是一个多疑的人，怪癖的人；表面上，我玩世不恭，放浪不羁，实际上我只是胆怯而已。

薇拉 您吗？

戈爾斯基 是我。况且现在在我身上发生的一切，对于我是那么新颖……您说我是在耍花招……请不要对我这样苛刻……我希望您能为我设身处地想一想。

〔薇拉默默无语地抬起眼睛，全神贯注地凝视着他。

请您相信，我从来还没有跟任何人……象现在跟您这样说过话……因此我总觉得很为难……不错，我习惯于伪装……但是请您不要这样看着我……我敢向上帝保证，我

现在的言行是应该得到鼓励的。

薇拉 戈尔斯基！要欺骗我很容易……我是在乡下长大的，没见过什么世面……欺骗我很容易；但是何苦要这样呢？这不会给您带来多大的光荣……拿我要着玩……不，我不愿意相信这种事……我没有给您这样做的理由，而且您也不会这样做。

戈尔斯基 拿您要着玩……您只要看一看您自己……这双眼睛能把一切都看穿。

〔薇拉悄悄转开身。〕

您知道吗，当我和您在一起的时候，我没有办法……绝对地没有办法把心里想的全部说出来。您的恬静的微笑，您的安详的目光，即使您的沉默不语，都好象包含着命令似的东西……

薇拉（打断他）而您也并不想把心里话说出来？您总是情愿说假话？

戈尔斯基 不……但是请问，说实话，我们当中有谁肯把心里想的全说出来呢？即使拿您来说……

薇拉（又打断他，带着冷笑看他）真的：谁肯把心里想的全说出来呢？

戈尔斯基 不，我现在说的是您。比方说，请您坦率地告诉我，您今天是不是在等什么人？

薇拉（平静地）是的。斯坦尼岑大概今天会来。

戈尔斯基 您是一位可怕的人物。您具有一种天赋：既不隐瞒什么，也不说出什么……*La franchise est la meilleure des diplomaties*,^①大概是因为这两者互不妨碍。

① 法语：坦率是最好的外交手腕。